

解惑释疑

从文献角度看“霅溪”即西苕溪

吴永祥

在如今的湖州城里，有一个公园，叫“霅溪公园”。其中这个“霅”字很多人乍一看还不太会念。而恰恰这个让人一下子不大会念的“霅”字，对于湖州来说却十分重要，因为，湖州有别称为“霅上”“霅川”。大家现在都知道，流经湖州的苕溪有二条，一条是东苕溪，另一条是西苕溪。然而，东苕溪这个名字，出现时间是相对较晚的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湖州近内的东苕溪叫余不溪，苕溪则就是指现在大家熟悉的从安吉流出的“西苕溪”。许多学者认为《山海经》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。在这本《山海经》中就对现在的西苕溪有所描述，其云：“又东五百里曰浮玉山，北望具区，东望诸毗，……，苕水出于其阴，北流注于具区。”现在一般认为这里的“苕水”就是指西苕溪，“具区”则指的是太湖。

“霅溪”这个词，以笔者所见之材料来看，早在东汉末和三国时期的虞翻所写的《川渚记》中就有所提及。他在《川渚记》中说：“太湖东通长州淞江水，南通乌程霅溪水，西通义兴荆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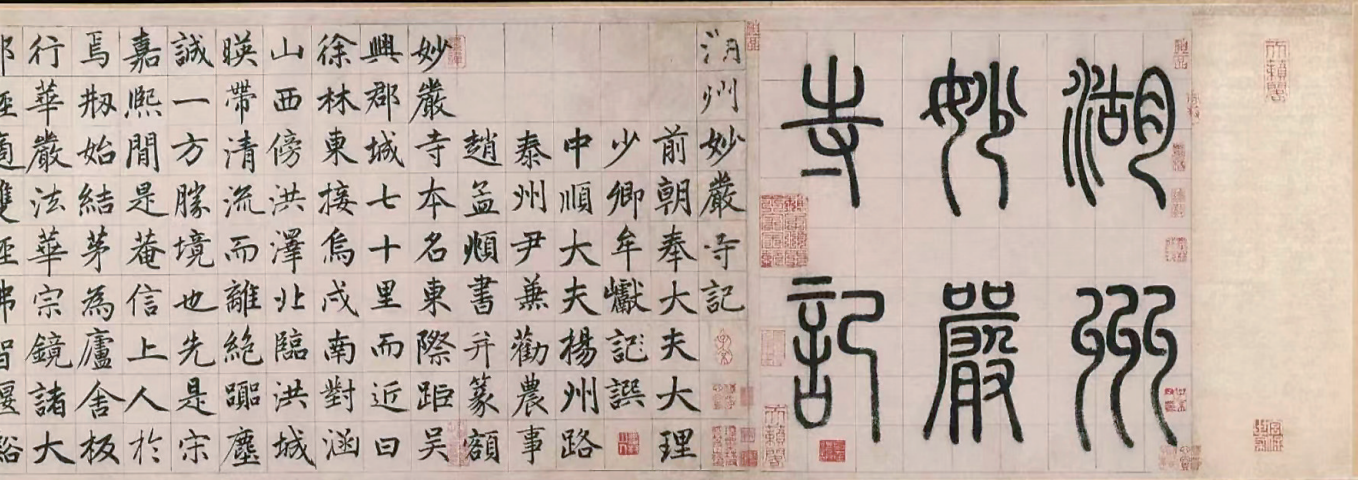
水，北通晋陵溇湖水，东连嘉兴韭溪水，凡五通，谓之五湖。”晋代的顾长生则在《三吴土地记》中也提到了霅溪，其云：“有霅溪，水至深者。”这说明早在隋唐以前，“霅溪”已经出现在典籍中了。

那么，我为什么说从文献角度看“霅溪”即西苕溪呢？因为有以下四个文献证据：一是唐代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中的记载。这本书是唐代宪宗皇帝时的一部地理学专著，此书对古代中国政区地理沿革有比较系统的叙述。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二十五载：“霅溪水，一名大溪水，一名苕溪水，西南自长城、安吉两县东北流，至州南与余不溪水、苕溪水合，又流入于太湖，在州北三十五里。”从此条材料可见，“霅溪”与“苕溪”就是异名同“溪”，而这里的“苕溪”就是指从安吉、长兴（唐代称长城）流过来的西苕溪。二是唐代《姮吴氏墓铭》中的记载。《姮吴氏墓铭》是唐代的书法家胡季良所撰写。《墓铭》中提到了“霅水乡仁王寺”。仁王寺是唐代湖州的一所寺院，志书记载叫“护国仁王院”，其位置就是在今天的仁皇山附近。而这个仁皇山区域正是在西苕

溪湖州段的流域范围内。“护国仁王院”既然在西苕溪湖州段的流域范围内，则霅水乡也当在此流域范围内。以“霅水”来命名这个地区的“乡”，可见“霅水”与“西苕溪”关系紧密。三是北宋的《太平御览》中的记载。《太平御览》是宋代著名的类书，由李昉、李穆、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。该书成书于太平兴国年间。书中引《輿地志》说：“山海经云，浮玉之山，苕出其阴，中多紫鱼，今亦谓之霅乌水是也。”这条记载说明《山海经》中所说的“苕水”（西苕溪）也被称为“霅水”（有专家研究后认为“乌”字为衍文）。四是孝丰地方文献的记载。清代同治年间的《孝丰县志》中载：“西溪其源，始县西七十五里天井庄，接龙潭水，曲折三十里，经官图十三村至雪口庄蟠溪庄之间达霅河。”而清代天目巡检宋宪曾就孝丰的坝写有《坝说》一文，文中写道：“西溪坞以上五里，皖宁之山，霅水出焉。”如此，根据专家们的研究，西溪正是西苕溪的重要源头之一。可见，在孝丰地方文献中，有用“霅河”“霅水”来称西苕溪流域的一些河道。

田野走读

深秋，走近沉寂的妙严寺



沈文泉

今年夏初，在刷微信朋友圈时，南浔文友陆剑发的一条微信引得笔者关注。这条微信说：“上博淳宝记22：《湖州妙严寺记》，元·赵孟頫书，现藏上海博物馆。妙严寺在南浔区练市镇妙严寺桥旁，桥还在。”文字下配了三张图片，图一是纸本《湖州妙严寺记》末尾局部照片；图二是《湖州妙严寺记》拓片开头部分局部；图三是妙严塘桥。

妙严寺因赵孟頫书写的《湖州妙严寺记》（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博物馆）而得名，而笔者学习书法临的第一本帖便是行楷《湖州妙严寺记》。由是，此条微信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深秋，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，和几个朋友驱车去练市，寻访妙严寺。出发前，我向文友、《练市镇志》主编徐建新询问妙严寺的定位，他说高德地图上也找不到。我们遂按照徐建新提供的一个地点，先来到了练山镇的杨树河村。在一位村干部的带领下，我们沿狭窄的乡村公路，忐忑地驶向一个“化坛桥”的地点。小路两旁，一片片即将开镰收割的金灿灿的晚稻，偶尔也有灰色的桑枝和枯黄的桑叶，与我们的红色奥迪亲密接触。

我们在一家木材加工厂停好车，便开始访古。

我们寻访的妙严寺坐落在工厂的后面。虽然历史悠久，此下所见的是“壬

辰年重建”的，此壬辰年为2012年，至今正好十年时间。2012年9月出版的《练市镇志》也说：“妙严寺毁年无考。今东际庙正在复建中。”《湖州妙严寺记》说：“妙严寺，本名东际。”

复建后的妙严寺只是四间平房，黄墙红瓦，小得可怜。而元代“前朝奉大夫、大理少卿”牟巘笔下的妙严寺，建有前后殿、圆通殿、毗卢千佛阁、方丈殿、僧堂、钟楼，是一座“重重遂宇，广博殊丽”的大寺，远非今日这座小庙可比。

寺的前面有一条小河，如今已成蚕兜浜，但入寺还得跨过一座水泥平桥——花台桥。跨过花台桥，就到了妙严寺门口。寺门由铁将军把着，我们无法入内一睹它的真相。门外香炉里的残香和香灰无言地告诉我们，庙虽小，也还是有信徒虔诚而来，烧香拜佛的。

妙严寺的西面是宽阔的妙严塘河，河的对面是双林镇苕南的荣家兜村，一座气势恢弘的三孔石拱桥横跨妙严塘河，连接练市和双林两地。桥东堍有“湖州市文物保护单位”石碑，从上面的碑文获知，此座桥叫妙严塘桥，当是因桥头大名鼎鼎的妙严寺而得名的。李惠民先生所编著的《南浔桥韵》中说，妙严塘桥“又名化坛桥”。我们在高德地图上查到的也是这个桥名，但不知桥名因何而来。《湖州妙严寺记》说妙严寺“西傍洪泽”，则妙严塘河原应该是“洪

赵孟頫《湖州妙严寺记》（局部）

泽”，七百多年的沧海桑田，使当年的洪泽变成了塘河，并是因大名鼎鼎的妙严寺而改名妙严塘河。

妙严塘桥全长44米，宽3.7米，高8米，上下各有42级台阶，用花岗石砌成，很是壮观好看。《南浔桥韵》说：妙严寺桥“始建年代虽失考，但据赵孟頫题寺名时间，约为元初之际。根据史志记载，原桥为石梁桥，屡修屡圯，清咸丰年间曾改木桥通行……在清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重建时，将木桥改建为三孔石拱桥。”由此看来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座石拱桥已经有123年的历史了，绝对是一个珍贵的不可移动文物。

妙严塘桥的南北两侧，均有一副桥联，因离岸较远，刻石剥蚀，看不清楚。有趣的是，妙严塘桥的西堍，与妙严寺隔河相望的，还有一座妙严庙。这座新的庙虽然比不得历史上的妙严寺，但比复建的妙严寺要大些，尽管也是铁将军把门，沉寂落寞。一东一西，一寺一庙，倒也别有一番风情。

离开妙严寺的时候，导航带我们走了一条新的路，只走了很短一段小路，就上了花林到双林的大路，原来还有捷径可走，呵呵。

回程路上，笔者由妙严寺而想到了永欣寺，前者因赵孟頫而著名，后者因智永而著名。赵孟頫在中国书画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力远胜于智永，但如今的永欣寺规模宏大，富丽堂皇，已经成为善施镇上的一处重要人文旅游景点，而妙严寺沉寂在荒野之上，连导航都找不到它的名字，如此就形成了一种对比。笔者在此建议，南浔区和练市镇当重视这一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，搬迁木材加工厂，按照牟巘《湖州妙严寺记》的记载重建妙严寺，美化亮化妙严寺和妙严塘桥的周边环境；可建雕刻墙，将《湖州妙严寺记》七百五十七个字全部按照赵孟頫的书体镌刻上墙，如是便可打造一个高大上的文化景点。

妙严寺“东接乌戍，南对涵山……北临洪城。”《练市镇志》解释说，乌戍即今乌镇，涵山即今含山，洪城即今南浔镇前洪村洪城自然村，可见此地是南浔区练市、双林、南浔三镇和桐乡市乌镇交界之区。这样一个交汇之区是适合旅游的。

期盼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能够重游妙严寺，而那时的妙严寺该已是焕然一新的旅游景区了。

茗雪风流

为西湖增光添彩的湖州人（上）



蔡逢衣

俞樾：

花落春仍在，他是孤山最长者

每次去西泠印社上班，过了西泠桥以后，都会先经过俞楼，门牌号是孤山路32号，笔者却一直没进去过。俞楼面朝西湖，可以说是一个观湖的绝佳处。终于有一天，我进去参观了，原来是晚清著名学者俞樾（1821—1907年）的旧居，曲园居士是他的自号。又称俞曲园纪念馆，系2002年按原貌重建，采用歇山式的风格改造屋顶。

俞楼曾是诂经精舍的一部分，有“西湖第一楼”之美誉。在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于1897年成立以前，诂经精舍一直是浙江省的最高学府。1868年，俞樾受聘主持诂经精舍，11年以后，他的弟子徐花农等筹资为老师修建了此楼，并“集花卉竹石、书窗梅鹤”于楼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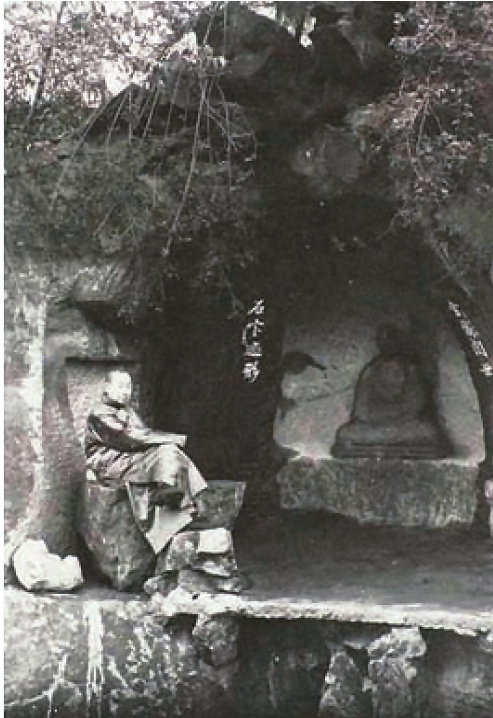
1898年，78岁的俞樾辞去教职，他一共在孤山教书30年。九年以后，俞樾在杭州去世（很可能在俞楼去世，因为这是他在杭州唯一的住处），享年87岁，应是孤山最年长的文化名人，他与我曾写过的安排在此的15岁少年郭孝童可谓孤山一老一少两个人物。

俞樾是湖州德清人，出身名门望族，29岁高中进士，受到恩师曾国藩的赏识和提携。可是，俞樾担任河南学政期间，却被御史以“试题割裂经义”为由弹劾罢官，那年他36岁，从此远离政治，专事学问和教学。俞樾的教学和研究内容甚是广泛，不仅涉及经学、诸子学、史学，还有诗词、小说等，可谓著作等身。

后世海内外学者尊称俞樾为“朴学大师”或“最后一位朴学大师”。朴学是一种治学方法，又称考据学或考证学，主要工作是对经学等古籍加以整理、校勘、注疏、辑佚。梁启超对其有过概况：其治学之根本方法，在“实事求是”，“无证不信”。此外，俞樾也是一代文豪，有《春在堂全书》500册传世。

俞樾有许多优秀的弟子，其中最得意的两位——安吉人吴昌硕和余杭人章太炎也是他的乡邻，昌硕先生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。俞樾本人育有两男两女，原本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。谁料中年时不幸接踵而至，夫人的去世、长子早亡、次女和次子先后病逝都让他十分悲痛。

说到章太炎，他出生于地主家庭，小时跟外祖父学习，21岁入读诂经精舍，业师于俞樾。待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他已走出书斋。七年后，他辞别老师俞樾，来到上海，担任《时事报》编务，开启了革命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生涯（这是他与俞樾先生不同之处），同时不忘学问。俞樾的研究特长是经学、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语言学、政治学、逻辑学，著述甚丰、弟子众多，据说当年



吴昌硕在西泠印社击亭前与自己的塑像合影

北京大学有名的教授基本上是他的弟子，鲁迅赞其“先哲的精神，后生的楷模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俞樾的孙子俞陛云后来中了探花，并曾担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，曾孙俞平伯是著名的“红学家”。上个世纪50年代，俞平伯因为毛泽东对一篇文章的批语广为人知。文章原作者是山东大学两位毕业生，堪称小人物，他们对《红楼梦》有与俞平伯不同的看法，发表后被最高领袖批点转发，迅速成名，同时也大大扩大了刊载此文之《文史哲》杂志的影响力。

俞平伯也是诗人、作家朱自清的好友，后者的散文名篇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写的就是他与俞平伯结伴同游的故事。笔者还听说，俞平伯的内弟许宝騄是著名的数学家，与华罗庚、陈省身并称“西南联大三杰”。1924年9月25日下午，千年古塔雷锋塔倒塌时，俞平伯和许宝騄刚好在俞楼，他们立即雇船前往南岸的雷锋塔。有识之士曾把浙江俞氏与广东梁氏（梁启超）、江西陈氏（陈寅恪）、江苏翁氏列为中国近代四大文化世家。

最后，笔者想说的是，虽说俞家在苏州有气派的祖屋（俞园，因地呈“凹”形故自号曲园，寒山寺“枫桥夜泊”诗碑为他所题），俞樾去世以后，仍葬在杭州。俞樾墓就在西湖西边，三台山路西侧，与路东侧的于谦墓相隔只



西湖诂经精舍

100多米。有意思的是，楹字本意是“树荫”，他在进士考试时曾即兴写下“花落春仍在”的诗句。在这个特别的春天，这句诗别有一番意味。我还觉得，孤山应有他的一尊塑像。

吴昌硕：书画印刻大师，西泠印社首任社长

西泠印社社长一职空缺已经许久了，自2018年初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先生（1917—2018年）仙逝后，一直未找到合适的人选。众所周知，西泠印社首任社长是集画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于一身的吴昌硕先生（1844—1927年）。吴老先生担任社长是在西泠印社成立之后的第10年，也即1913年，他担任社长直到他去世。从他开始至今，“西泠印社社长”一直是终身制。

吴昌硕出生于湖州市孝丰县（今安吉县）鄣吴镇的一户书香人家。幼时随父亲读书，受其熏陶，十多岁时就喜欢刻印章，经过父亲的指导入了门，后就学于邻村私塾。1869年，吴昌硕来到杭州，在孤山脚下的诂经精舍学习。那一年，思想家、学者章太炎刚好在杭州郊外的小镇余杭（如今赫赫有名的未来科技城——梦想小镇所在地）出生，他后来也就读于诂经精舍。

诂经精舍是清代经学大家、浙江巡抚阮元于1801年所建，在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成立之前，它一直是浙江省的最高学府。特别为人称道的是，阮元率全国之先，在诂经精舍开设了自然科学课程，如算学、天文等，被后来的张之洞等效仿。不仅如此，阮元还主编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科学家传奇《筹人传》，介绍了古今中外数百位数学家和科学家。

多年以后，诂经精舍先后成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（今中国美术学院前身）校址和浙江博物馆馆址，而原址和真正的主人却未留下痕迹。回想起来，14岁那年冬天一个晴朗的周末，笔者曾随家人去安吉玩，造访了吴昌硕的故乡鄣吴镇，那儿离安徽省广德县已近在咫尺了，不过却有高山阻隔。可惜那会儿吴昌硕的故居正在维修，为纪念此行，我们还手绘了旅行地图。

说到鄣吴镇，我想起历史书上说的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，废除了分封制，而建立了郡县制，全国共设36郡，其中之一是与会稽郡并列的鄣郡。鄣郡的郡府是在安吉县城北面的安城，那里离县城和鄣吴镇几乎等距离。据说秦汉之前，天目山北支称作鄣山，地以山名，故有鄣郡。治所的县随郡名，称为鄣县。据说，当年鄣郡含今天苏南、皖南和浙西的17个县，曾是长江下游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之一。

到汉景帝时，吴王刘濞（刘邦的侄子）企图夺取皇位，他利用鄣地的铜矿，暗中铸钱，试图搅乱天下币制。后来，刘濞成为吴楚“七国之乱”的头目，鄣郡成为叛乱中心，故而当吴王被杀、叛军被镇压以后，鄣郡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。鄣郡被撤销，并入丹阳县，鄣县改称古鄣县。吴昌硕先生在有如此历史渊源的地方出生、长大，意志力无疑得到了锤炼。

后来，我去平湖秋月游玩时，又在马路对过不经意看到诂经精舍的遗迹，那是一幢两层木质建筑，这可以算是笔者与吴昌硕先生的第二次偶遇了。而等我大学毕业以后，入职西泠印社集团下属的文创公司，则是笔者与吴老先生的第三次相遇了。2021年元月，在梅花将开之际，我去杭城东北角的超山拜谒了吴老先生的墓地，墓前立着他生前喜爱的九枚印章，旁边是全国五大古梅的唐梅和宋梅。

吴昌硕先生与传统文人画家不同，他兼诗、书、画、印四绝于一身，且能博采众长，正如一位评家所言，“与同时代艺术家相比，吴昌硕是承前启后、比较全面的一位巨匠。”他的代表作有篆刻作品《读遍千古书》《作了天下事》、诗词作品《寿王棣封，六朝门新冠江乡》、绘画作品《芭园图轴》等。因为吴老先生的加盟，使得西泠印社成为印学同仁心目中的圣地。

西泠印社成立于1904年，正处于金石研究和发展的顶峰时期，杭州的四位篆刻家王福庵、丁辅之、叶为铭、吴隐在西泠桥畔集结。“人以印集、社以地名”，因此取名“西泠印社”。后来，他们希望有一位资深书画家来指导，经商议决定邀请海派大师吴昌硕先生来担任社长，而昌硕先生也欣然允诺，并于1913年赴任。



10年前重建的妙严寺全景

已有123年历史的练市镇妙严塘桥

